

山梁上歌声回响

世界在此按下静音键,却有一支歌,由清亮的读书声起头,终将回响在山梁之上。

车轮碾过崎岖的山路,双脚踏上平峰坚实的土地,当我们站在讲台上,望向窗外绵延的、如同大地脊梁般的塬梁峁坡时,支教才从一腔热血,落实成了沉甸甸却又无比温暖的生活。

这里是平峰中学,是西吉为数不多的“平房中学”,它所在的平峰镇也是整个县海拔最高、离城最远的地方。然而,这样一片寒冷而贫瘠的土地,却蕴藏着坚韧而淳朴的生机,正如这里的孩子们,他们的世界或许被群山物理性地阻隔,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却能穿透一切屏障,在黄土地上开出一朵朵名为希望的花朵,眺望着大山之外的远方,成为平峰梁上始终回响的歌声。

在只有300余人的平峰中学,我们四名支教老师负责了超过一半学生的英语教学工作。这也是历届复旦研支团在平峰中学的“惯例”:奋战在主科教学的最前线,为平峰的孩子带去尽可能多的教育资源。

课时多,教学任务重,自然使我们更深入地走近和了解了这群孩子。曾有一位七年级女生给支教老师递来“小纸条”：“我发现我的世界很小,从家到学校这条路我走了无数遍。但我很喜欢课本中那磅礴的大海,有玻璃幕墙的大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教育对于平峰孩子的意义远不止应试和升学。在课上课下的许多个瞬间里,我们希望传递知识的力量,做比这些孩子的世界快0.5步的支教老师。

七年级的英语课堂上,我们从字母表讲起,一点点帮孩子们补齐小学落下的基础内容。渐渐地,英语课堂上聚精会神的目光越来越多,齐读课文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他们开始体会到英语的魅力、英美文化的精彩。学习国家与国籍的单词时,他们迫不及待地喊出那些好奇的神秘国度。为了让课堂更有参与感,我们常常设计小游戏和小竞赛。“开火车”成了英语课

堂上最受欢迎的环节。原本害羞不敢开口的学生,也会在同学的鼓励下,小声尝试发出第一个音节,再慢慢把单词读完整。每当他们读对一个词、成功说出一句句时,那种“我也能说英语”的欣喜,会清晰地写在脸上。我们还在黑板角落开辟“今日一句”专区,每天分享一句英语短句。孩子们特别喜欢在课间围着黑板读那一句话,用稚嫩但认真的发音互相纠正、模仿。他们慢慢意识到:英语不只是考试的一门科目,更是一扇能通向世界的窗。常规的教学课时外,我们还为孩子们筹备云游复旦等扩展课程,大学生活的全景图徐徐展开,孩子们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也第一次意识到:未来真的可以伸手触摸。每一次课堂结束时他们追随着问“下次什么时候再上”,都是对我们最好的肯定。

孩子们的求知欲和感知力也鼓舞着我们。平峰梁上的每一个拂晓与月夜,都见证着我和孩子们共同努力的身影。

平峰的学生大部分都住在周边的村庄里,上下学要么坐班车,要么和邻近的学生一起拼车,家长轮流接送,少则半小时,多则一个小时。直到现在,平峰也还有只能靠走路上学的孩子,山路歪歪绕绕,来回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一走就要三年。

因为距离远且交通不便,家访约车成了我们每周固定的“大额支出”。带着对目的地毫无概念的状态,我们就上了车,眼看导航已经在终点附近,却难以找到学生的家,只能一路找村民打听位置,或是让学生等在村口,寺庙、村小、岔路口,都做过我们和学生约见的标志点。下了车还要再走上一段,往上手脚并用地爬一个坡,或是踩着田埂穿过一片玉米地,才远望见静静伫立的家。当我们走过这一程,才理解为什么周末休整返校的孩子会风尘仆仆,袖口会沾上泥土。

即使家访前已经大致了解孩子的情况,也还是会在看到家庭环境时忍不住心疼。平峰的大多

数孩子都属于贫困家庭,家中没几件像样的电器,洗澡是在小房间里用水泥砌出的隔间,几个兄弟姐妹同睡一张床。没有一张平整的桌子用来学习,只能缩在床角落,撑在膝盖上写字。

在这里家家户户靠天吃饭,一年的收入仅来源于种地和卖牛,几年间为了买牛买种盖房还欠下了几十万的贷款,神情和声音里的无奈,轻轻地却又如重响般击打着我们的心。

尽管提前说好了不要准备,但每次家访时家长都还是大盘小盘地端来吃食,杀鸡宰肉地招待我们,鲜香的食物和昏暗的墙壁相映得别扭。家长总会在我们和孩子聊天时细细倾听,在问到我们时显得有些局促,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希望我们能把孩子教好。

家访起初,心里会觉得难受,只因为我们老师的身份就可以直接“闯入”孩子们最赤裸的家庭里,把生活的场景和细节一展无余,会害怕由此生出的同情和关心刺激着他们幼小的自尊心。但是孩子们的乐观与坚韧又次次将想法推翻,他们平静而勇敢地接受着生活的历练,在没有太多家庭托举的力量之下,奖状依旧贴满了整面墙,他们依然成为了一颗颗闪亮的星星。

在时代洪流中,凭借着出色的教学效果和尊师重教的传统,平峰中学迎来了伫立在山梁上的第56个年头。半个多世纪里,它伴着西海固的四季风霜,目送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走出大山,踏上崭新广阔的人生道路。

复旦研究生支教团坚守在这里,用一代代青年的力量,让希望的火种不灭;在沉静山谷里,为未来悄悄点亮,把歌声传唱。

哪怕只是一束微光,照亮的也可能是一个孩子的一生。

谢鑫(新闻学2021级本科生)
李书怡(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21级本科生)

高铭璐(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21级本科生)

高冯竞仪(经济学院2021级本科生)

相辉纵论

从“赚荣誉学分”到培养自身能力

在本科学习时选择荣誉课程,起初是出于一些“争强好胜”的心理。当时我自信地认为,在课程中取得好成绩就意味着掌握了内容并能灵活运用。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意识到二者存在很大区别——完全掌握课程知识并不等于“学懂”这个方向。因此,我对荣誉课程的认识逐渐从“赚荣誉学分”转变为培养自身能力。

物理学系的荣誉课主要通过文献分享和小课题开展,这种

形式给了学生很大自由。可以选择课程中感兴趣的部分深入研究,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创新。这不仅加深了我对课程的理解,还培养了许多科研所需的技能。

荣誉项目另一个重要部分是科研和竞赛,竞赛、科研相关的实践结合在一起,让我经历了:从电赛这种短时间出成果的项目如何最大程度平衡各个部分以保证最终系统可以工作,到CUPT和曦源项目中如何在长时

间持续的工作中保证资料的可读性;从最贴近实践的仪器设计和制作,到高度理论的黑洞模型分析。这些经历综合在一起提升了我的跨学科视野,我既学会了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方法,又掌握了学术规范和前沿知识获取方式;同时提升了团队合作能力,使我既能在大的团队中做好“螺丝钉”,又能在自己组织的团队中发挥领导作用。

李松宇(物理学系2025级博士生、“本科荣誉证书”获得者)

光影书画

科研好习惯



学校《十佳“三好”研究生导师团队》的导师们提供了n条实用科研建议,整理成超详细的干货图卡,每一张都是能直接用的实战方法。

黄仰含(法学院2025级硕士生)

王莹芳(现代物理研究所2025级硕士生)

初中时,一位老师的女儿考上复旦,她便给我们放了一节复旦的纪录片。镜头中有欢声笑语,有清晨的书声,阳光从梧桐树叶尖洒下,照亮那条宽阔的街道……那是我对复旦最初的印象。我记住了复旦的由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那是对光明的追求,也是对光明的热爱。我的心里有了一份梦想和期待,想考复旦中文系。“那很远啊。”妈妈这样说。是啊,那很远啊。

直到录取通知书到手的那一天,我依然有些不可置信。抱着略显沉重的礼盒,我想笑,又想哭,说不出话来。书架上被翻得卷了边的书温柔地注视着我的成功与开怀,像是一位位老友。我知道,在这个文科无用论喧嚣尘上的时代,中文仿佛也在逐渐褪色,沦为角落里的破败残片。仿佛大家都在冷嘲热讽,把金钱作为一切的最终价值,对“无用”之物嗤之以鼻。

可我依然愿意,愿意在清晨迎着风看诗经里“薄言采之”的热闹场面,愿意在黄昏为“死生亦大矣”感慨伤怀,愿意在梦中与青莲居士一览天姥山的奇景;我一直期望,期望在古代文学中找寻古人的喜乐与迷思,期望在不同的方言中体味中文的博大精深,期望在经典中细数中华文脉的传承。

如今站在复旦园里,我更加

确信自己的选择。这里的梧桐叶会飘进《诗经》的意境,光华楼的玻璃幕墙倒映着《楚辞》的云霞。在古籍阅览室,当我第一次亲手抚摸明刻本《说文解字》的木刻板纹时,指尖传来的不仅是纸张的质感,更是文明的心跳。那些纵横交错的笔画,仿佛先人留下的密码,等待我们去破译,去传承。“自由而无用”是复旦的民间校训,这并非是真的无用,而是要“怀无用之心,干有用之事,做好用之人,成大用之人”。我走过的路很长,但在中文的道路上,我才刚刚离开起点,未来四年,我要在复旦这片沃土上深耕细作。也许有一天,我会重返燕赵大地,用在南国习得的学识,为故乡的传承尽一份力。

夜深人静时,我常独自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路灯将叶的影子投射成歪歪扭扭的笔画,每一步都像走在巨大的书页上。这条路才刚开始,而我已经听到了千年文脉的召唤。

张娇(中国语言文学系2025级本科生)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fudan.edu.cn